

妹至帖



嚴云農 著

聯合文叢

559

妹至帖

● 嚴云農／著

妹至帖

作者／嚴云農

發行人／張寶琴

總編輯／王聰威

叢書主編／羅珊珊

責任編輯／黃芷琳

資深美編／戴榮芝

校對／黃芷琳 嚴云農

法律顧問／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長文律師、蔣大中律師

出版者／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110臺北市基隆路一段178號10樓

電話／(02) 27666759轉5107

傳真／(02) 27567914

郵撥帳號／17623526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6109號

網址／<http://unitas.udngroup.com.tw>

E-mail:unitas@udngroup.com.tw

印刷廠／鴻霖印刷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銷／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235巷6弄6號2樓

電話／(02) 29178022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出版日期／2013年5月初版

定價／350元

copyright © 2013 by Yen, Yun-Nung
Published by Unitas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妹至帖 / 嚴云農著. -- 初版. --

臺北市：聯合文學，2013.05

448面：14.8×21公分. -- (聯合文叢；559)

ISBN 978-986-323-045-8(平裝)

857.7

102008840

目次

序章	005
----	-----

第一章 「無」的遺產	009
------------	-----

第二章 回憶與妳不得進入	063
--------------	-----

第三章 千日之寒	113
----------	-----

第四章 人生的朔望	173
-----------	-----

第五章 北迴，南歸	205
-----------	-----

第六章 在故鄉寒月下	269
------------	-----

第七章 死之聲	311
---------	-----

第八章 親父之禪	351
----------	-----

第九章 故愛為鄉	395
----------	-----

終章	441
----	-----

後記／嚴云農	444
--------	-----

妹至帖

● 嚴云農／著

目次

序章		005
第一章	「無」的遺產.....	009
第二章	回憶與妳不得進入.....	063
第三章	千日之寒.....	113
第四章	人生的朔望.....	173
第五章	北迴，南歸.....	205
第六章	在故鄉寒月下.....	269
第七章	死之聲.....	311
第八章	親父之禪.....	351
第九章	故愛為鄉.....	395
終章		441
後記／嚴云農		444

妹至帖

序章

妹至羸，情地難遣，憂之可言，須旦夕營視之。

二〇〇九・京都

一層一層楓葉，像一叢一叢野火，燃燒在京都蔚藍晴空中。

幾許枯葉落於阪野家的枯山水上，當西風吹惹起紅葉的顫動，那光景真會讓人誤以為聽見了火焰燃燒的嗤嗤聲在耳邊繚繞。

十月的風從敞開的拉門長驅直入，盤腿而坐的兵頭信之稍稍感受到寒意，他睜起眼睛，把視線自老友阪野愛藏枯槁的臉龐上挪開，看向院裡精心布置的一草一木。

裝著茶的名貴茶器在兵頭手上散發白煙，這房裡的寂靜如留白般讓老人的呼吸聲更形肅索，讓人感受到一縷禪意。

愛藏寬敞的臥房相當素雅，雖然鋪在榻榻米上的坐墊、床褥和被子都是西陣織的高級品，但除了牆上白隱慧鶴禪師的達摩繪像，和一幅四折的檀木孔雀屏風外，房裡幾乎沒有多餘擺飾。

「雙手互拍會有聲音，那，隻手之聲，又會是什麼聲音？」

當並排而坐的愛藏開始喃喃自語，兵頭挺直了背脊，即使已經高齡八十九歲，但兵頭依舊保持著端正坐姿。他轉頭凝視愛藏皺紋縱橫的臉，發現他混濁的眼睛正看著一簇落葉自樹梢離枝。

「『無』的歌聲，我耳邊一直聽到的，是『無』的歌聲嗎？」愛藏一字字吃力說著，當氣力放盡，緊接就是一陣劇烈咳嗽。

兵頭將茶器擱回炕几，靜靜看著大自己二歲的愛藏蜷曲起身子，像極了一隻準備蛻殼的蟬。他感受到愛藏的痛苦，卻也感受到痛苦背後的平靜。

「你還是回去躺著吧！」兵頭淡淡地說。他沒打算給予老友攙扶，是基於一輩子對愛藏的瞭解，他知道他向來憎恨別人施予的同情。

1 起源於日本京都西陣地區的一種錦織技術，以多品種少量生產方式為主，絲線需先染色，方織出圖樣的織紋品。
2 白隱慧鶴禪師（一六八五年—一七六八年），諡號神機獨妙禪師，為日本江戶時期臨濟宗著名禪師，中興臨濟宗，後自成白隱禪派。

「躺著？」愛藏好不容易止住咳嗽，他嚐到舌根泛起血的味道，想像自己正從內部崩解的景象。

「我很快就會永遠躺平了，有必要浪費與老朋友同坐的機會嗎？」

愛藏的話讓兵頭不知怎麼回應，兩人彷彿陷入泥淖僵持了一陣，碰巧此時一隻烏鴉壓著屋簷呀呀飛過，兵頭索性就看著大際。

「我們認識多久了，阿兵？」沉默了半晌，愛藏突然問。

聽愛藏叫著自己的暱稱，兵頭嘴角牽動了一下。

「夠久了吧！」他回答，腦海浮現童年時兩個小男孩一起奔跑的景象。

「念在我們幾十年的交情分上，能否幫我個忙？」

愛藏緩緩撐著炕几站起，雖然吃力，但他顫抖的膝蓋還是挺住了身體重量。兵頭看著他，擔心地將拐杖遞了過去，他目送他一拐一拐走出房門，看他從地板上拾起一片迷路的楓葉。

「人也是，葉也是，所有漂泊的東西都一樣，機緣到了，就該回家了！」

愛藏觸著葉的鋸齒邊緣，在京都住了一輩子，春天的櫻花與秋天的紅葉都像家人般擁有深厚情感，愛藏對手中那抹小小火焰流露出捨，但下個瞬間，他卻呼出一口氣，順著那陣小小的風，那火焰飄呀飄地飛出長廊，落在滿地落葉間，再也分不出彼此。

「你的意思是，你決定了？」兵頭拿起茶淺嚐了一口，苦中回甘，像極了人生滋味。

「嗯，到頭來，『他』看的還是我遠啊。」愛藏回頭望著兵頭，同時凝望牆上的達摩祖師，當他搖搖晃晃回來坐下，隨即從和服衣襟裡拿出一個用蠟封上的信封，放在炕几那端。

「之前聽你說這件事，還以為是說笑而已。」

「在生死之前，哪件事不是玩笑？」愛藏又咳了兩聲。

「所有的事就拜託了。」

「你確定要託付我？說不定我會比你早死呢！」兵頭仰頭將茶一飲而盡，慢條斯理瞥了信封一眼。

他將空杯隨手放在腳邊，用袖子拭去嘴脣的濕潤，兩個眼神刻意不接觸的老人各自沉默，壓抑氛圍飄浮在空氣中，然後，突然間，有種默契像再也阻攔不住的激流，兩人一起笑了起來。

哈哈，哈哈……

「比我早死？這可很難說喔……」愛藏撫著胸口說。

從小而大的笑聲夾雜了多痰的喉音，從回憶破口溢了出來，有很多難以形容的情緒，都在老人停不下來的啞笑中由淡轉濃，再慢慢由濃轉淡。

兩人的笑像是彼此的回音，藏著太多歲月的共鳴。

在他們笑著的時候，庭院裡的石斧依舊潺潺流動著冷冽的泉，一陣風吹過，又啟動了幾片樹葉的輪轉。沒有什麼因為他們的笑容而靜止下來，也沒有什麼因為他們的衰老而感傷。

他們只是繼續笑著，直到他們的笑聲越發不可聞，變成秋天飄浮的微塵，被風帶到更遠的地方。再也不會回來。

妹至帖

第一章

「無」的遺產

第一天 二〇〇九·十二月五日

初冬，北京。

這座兩千萬人聚集的古老城市依舊在晴空下度過忙碌的一天。

歷經前一年舉辦奧運的轟轟烈烈，又適逢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六十週年，向來熙攘的北京也歷經了一場蛻變，不但造型前衛的摩天大廈不斷竄起，連以往總是灰濛濛的空氣也有所改善，就像脫下一身染塵的衣裳，換上時裝，期待由外在的妝點帶來內在的提升。

疾駛的車子一過望京³，就因下班時段的堵車慢下來，整條高速公路充斥著躁鬱與喇叭聲。剛將客戶送上飛機的李僑在商務車中一臉無奈，估計這種路況，要從機場高速下四環回到位於國貿⁴附近的家，恐怕還得花上個把鐘頭。

在台北出生長大的李僑，應好友談雅之邀來北京工作，自二〇〇五年年底算起，已快邁入第五個年頭。

李僑是導遊，私人導遊。

與一般刻板印象不同，不是拿旗帶團的那種。

談雅經營的是一家高端旅行社。在全球吹起的中國旅遊熱中，他們反其道而行，硬性限定一團成員不能超過五人，徹底堅持頂級路線。

他們收費頗高，卻因行事低調，又能提供兼具奢華與深度的服務，因而在國內外上流客層中頗有口碑，業績在競爭中仍不斷成長。而李僑是談雅麾下少數擁有「逆指名」特權的導遊。她相當在意旅客素質，只接待熟客或熟客引薦的客

³ 北京市地名，位於北京市東北四環與五環交界處。

⁴ 北京市地名，位於北京市東部朝陽區，中國國際貿易中心的簡稱，是目前中國規模最大的綜合性高級商務服務企業之一，集辦公、住宿、會議、展覽、購物和娛樂等多功能於一體。

人，奇怪的是，越擺出這樣的姿態，堅持要她導覽的客戶反而越多。

「我不喜歡工作時的妳，特假。」

談雅曾這麼說她。李僑從不是那種說話輕聲細語的女人，但她在接待客人時卻會準備一張優雅的面具。

「可我還真需要妳。」

「妳又不是我男人，我管妳喜不喜歡。」

李僑的犀利不因為談雅是老闆而收斂。

對她來說，中國是個廣大舞臺，而北京則是這個舞臺的亮點之一。當初毅然決然割捨在台灣的一切，就是希望在此獲得新生。

工作也好，未來的展望也好，她都感謝談雅為她帶來的轉變。

唯一空虛的，就只有左胸口心跳的部分吧。

困在車裡，李僑用手機上網，腦海卻一直浮現想與男友聯絡的念頭。

不行，李僑心想，雖還沒到非分手不可的地步，但主動與小軍冷戰，希望彼此冷靜一下的人是自己，此時絕不能打破沉默，更不能讓對方知道她對這段關係依然有所期待。

「況且現在小軍也不在。」李僑像對第三人說明般自言自語。

畢小軍，旅遊作家，長李僑六歲，從去年夏天兩人開始交往起，才不過一年多時間，這段愛情卻已岌岌可危。

幾天前，小軍前往敦煌石窟為準備動筆的新書采風，只要一涉及創作的事，他就會以「我不想被打擾」這個理由從地表消失，即使是李僑也無法與之聯繫。

「對，創作最了不起。搞創作就可以把我當空氣。」

李僑對此相當不諒解。

「如果妳這麼認為，那我也沒辦法。」

無論李僑想與小軍爭論什麼，他總是以一種「多說無益」的冷漠避戰。

當然，他也有溫柔的時候，但那種溫柔卻有些玄妙。

每每，他凝視妳的眼神好像透過妳看著更遠的地方，甚至讓人覺得他在肢解妳的靈魂，只擷取他想愛的部分愛著，好像他無意愛妳全部一樣。

特別的是，他偶爾會為他的冷漠感到沮喪，更多時候是與你保持距離。久而久之，你根本無從確認這個人愛你與否，這點讓李僑相當苦惱。

「啊，好想死！」

可惡，我又說了……

李僑是在脫口而出之後，才發現自己最近總被這句口頭禪糾纏。

悻悻然傳了短信給談雅告知工作結束，望向窗外，機場高速兩旁雄據著綿延不絕的白樺林。

李僑記得故鄉的闊葉樹大多長著繁複的枝芽，在那個南方小島上，因為溫暖，樹這種慵懶生物根本無需與環境進行對抗。

但在苦寒缺水的北方，存活這件事卻沒那麼容易。

得花全身的力氣唷！那排樺樹直挺挺的身軀彷彿這麼說著，它們神經質的姿態讓她想起人在異鄉的自己。

又是一年過去。李僑感慨。來北京已經太久，曾經寸步難行的城市，現在就算閉著眼睛也能分辨東西南北。然而飄到這兒來的目的到底是為了什麼？

這城市並不是她想要的大草原，她心知肚明。

李僑從小就喜歡馬，沒來由的就特別喜歡。

她一直很羨慕游牧民族的生活，總覺得自己若也能跨在馬背上逐著水草而居，或許生命會有截然不同的自在也說不定！

我好比籠中鳥，有翅難展；我好比虎離山，受了孤單。

我好比南來雁，失群飛散；我好比淺水龍，受困了沙灘……